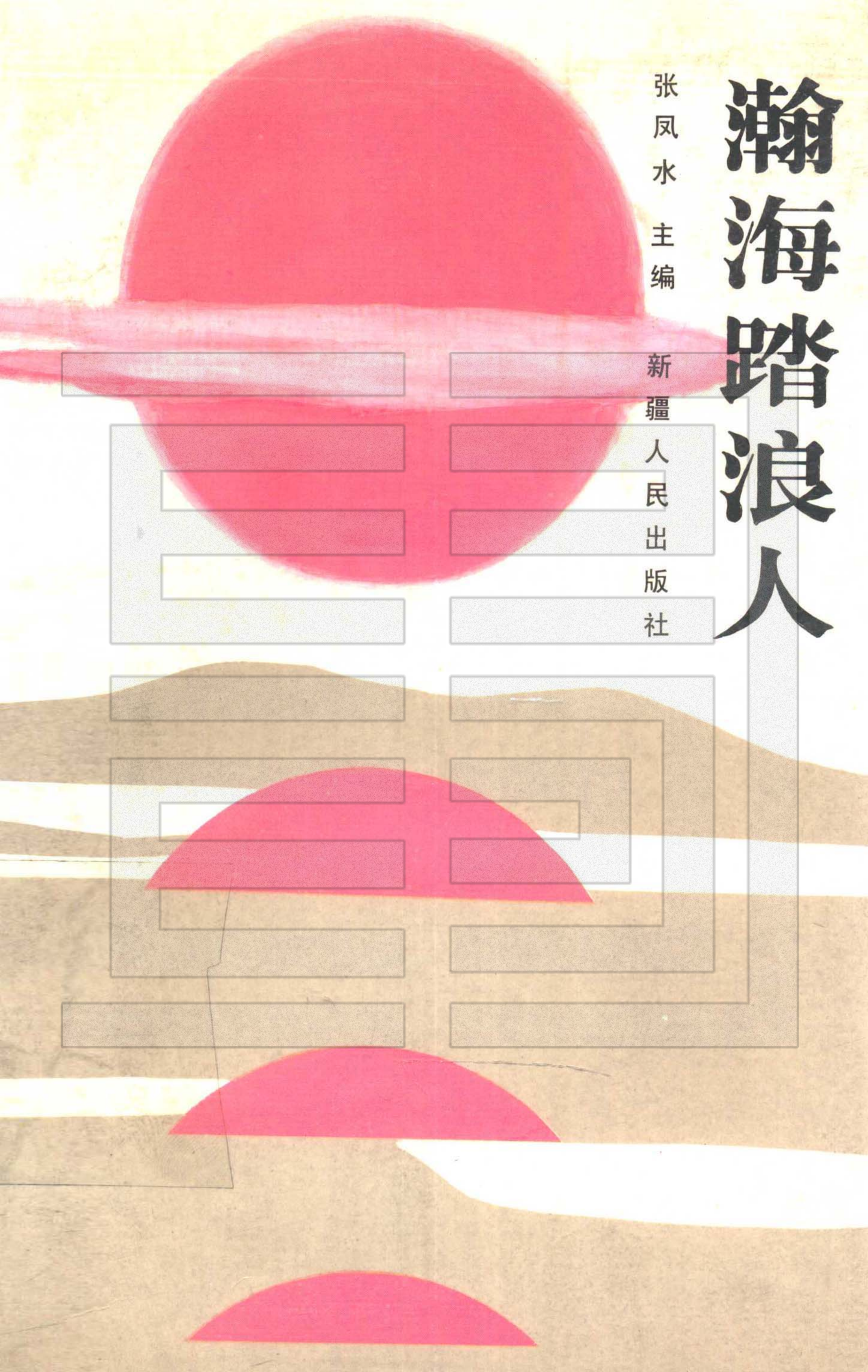


瀚海踏浪人

张凤水 主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瀚海踏浪人

土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瀚海踏浪人

张凤水 主编

高虹 执行编辑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

新疆新华印刷厂排版

新疆阿克苏报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21.125印张 2插页 450千字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7-228-01284-4/I·440 定价：7.00元

目 录

上 篇

江山代有才人出.....施祥生（1）
——记温宿县县委书记田希成

渭干河的儿子.....高虹 晓亮（18）
——记维吾尔族企业家亚森·黑孜尔

敢问路在何方.....施祥生（33）
——阿克苏地区啤酒厂纪实

托木尔峰之鹰.....杨东 刘平（50）
——农一师四团纪实

光明的使者.....天 然（65）
——记拜城电厂厂长金志英

一份没有写完的试卷.....施祥生（79）
——记农一师十一团团长董照熙

“神医”何处有，遥指白水城.....杨志明（93）
——阿克苏地区医疗器械修配所改革纪实

漫漫人生路.....虹 岛(107)

——记阿克苏市华兴服务公司经理王泽民

石血.....刘 平(121)

——记阿克苏市西河电石厂厂长曲范战

维吾尔族名医艾山大毛拉.....张凤永(137)

情系脚手架.....王志明(147)

——记全国集体建筑企业家邹泰昌

五彩梦.....廖永新(160)

——记沙雅县针织厂厂长吾甫吐地

全力以赴.....高虹 冰咏(169)

——阿克苏市农机公司纪实

与钢铁打交道的人.....刘 平(181)

——记阿克苏地区金属材料公司

潇洒地走.....布永宾 虹岛(195)

——阿克苏市塑料厂纪实

来自塔里木的旋风.....子 民(204)

——记温宿县供销社榨油厂厂长戴方钦

第三任厂长.....廖永新(216)

——记沙雅县皮革厂厂长朱仁建

拓荒者的足迹.....冰咏 仓健(225)

——记阿克苏市“垦荒大王”王国泽

“三等公民” 廖永新(232)

——记沙雅县第二建筑公司经理韦贯俊

方的水，圆的水 紫 丰(243)

——记阿克苏河管理处高级工程师黎仲康

大得人心 皓 雪(257)

——记阿克苏地区物资公司

古龟兹谱新曲 忠 国(270)

甜蜜的事业 仓健 布永宾(280)

——记阿克苏地区糖厂厂长肖云龙

胸怀 戈 剑(289)

——记阿克苏地区邮电局局长郝中山

下 篇

古丝路上新传奇 杨东 木子(299)

——阿克苏地区商业处长刘四务印象

物资交响曲 施祥生(312)

农民信得过的人 弘 冰(326)

天生我材必有用 高 虹(336)

——优秀农民企业家王述文采访手记

背水一战.....杨 东(349)

—— 永兴化工厂纪实

保险公司故事多.....仓健 黄庭献(361)

人生就是拼搏.....戈 剑(373)

啤酒大战.....施祥生(384)

特尔维其克的情思.....柳 飞(397)

雄 心.....杨志明(409)

——记阿克苏地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经理吐尼牙孜·莫明

创业者.....仓健 布永宾(420)

——记阿克苏市水泥制品厂厂长李耀祖

燕泉作证.....刘静飞 王晓轩 杨东(431)

铁塔下的报告.....戈 剑(444)

跋涉者的足迹.....虹岛 宝庆(452)

厚 土.....刘静飞(460)

——一个国营农场兴起的调查报告

银花情.....王志明(473)

正当旭日东升时.....杨 东(483)

点与线.....刘平 刘静飞(496)

粮食变奏曲.....仓健 冰咏(509)

——温宿县粮食局纪实

党旗下的一名老兵.....施祥生(518)

开拓经营 改革创新.....弘 冰(533)

手捧改革之火的人们.....杨志明(542)

——记阿克苏地区人民电影院

艰难的历程.....廖永新(554)

——记阿瓦提县农副产品购销公司经理王永德

济南人.....柳 飞(567)

——小城人物志之二

水之魂.....杨东 赵宣年(579)

毕竟东流去.....马玉兰(590)

在那灯火阑珊处.....王志明(603)

——阿克苏地区废金属回收公司改革素描

长风歌.....竞 菲(612)

岁月腾腾 当创业于公.....周中百(623)

——记阿瓦提县粮食局粮油加工厂厂长杨忠义

乌金傲霜鬓.....竞 菲(634)

三八·三〇八·三千八.....杨子江(652)

——阿克苏地区公路总段纪实

江山代有才人出

——记温宿县委书记田希成

施祥生

无论是初次相识或有幸重逢，他的平易近人、谦和真诚的态度以及政治上的成熟都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离去时，闪进你头脑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他。不仅是为了结识，而是为了追求一种启迪。

他心底明亮，俨然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说话幽默，深思熟虑，习惯用恰如其分的比喻，形象地表示对某些事的态度。他善跟同志们敞开心扉谈话，任何虚伪、做作，在他跟前都将无地自容。征程岁月过早地在他的额头刻下了几道又粗又深的纹路，然而他精力充沛，一双深邃、聪颖的眼睛闪出智慧的光芒。

但是，这些毕竟是浅层的印象。他是一个县委书记。我的探询的触须不能仅停留于此。他很忙，显出一种特有的生活的快节奏、强节奏。他喜欢往下面跑，工作越忙，越想搞调查研究。1989年，他下乡152天，1988年，他带上工作组，深入基层11次，别人无法记清他在下面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有人说，一个县委书记怎么有这么多的时间下乡。他说，一个县委书记不下乡怎么了解情况、处理问题？

他讲究民主作风。他也批评人，还处理过干部，别人却不怨他。有人说，他没有害人之心，治病是为了救人。他主持召开的

常委会，没有中途退席的，没有闭嘴不说话的。

有人说：“和他在一起工作，有一种开拓感，振奋感，责任感，安全感。”

经常和他在一起的工作人员说：“他精力充沛，每天工作十来个小时，看不出疲劳的样子。常常下乡，走许多路，一般人还跟不上他。”

他敢于在没人走过的地方，踏上自己的脚印，他穿的是一双手工做的布鞋。

——这就是温宿县县委书记田希成。

一

1984年4月16日，他到温宿县报到，任县委书记。他不想离开原先工作的那个地方。那里的工作还刚刚走上轨道，他在那里的事业才开始。那里有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的同志，有相知相亲的群众。那里的群众也更不希望他走。那时，对温宿，他没有一点认识，他并不知道温宿当时的局面，更不知道那里等着他的是什么。然而，他还是去了。他和我们队伍中的许多其他同志一样，尽管有一千条一万条的理由，然而，在“个人服从组织”这一条原则面前，他们的一千条一万条的理由都会自动放弃。

他坐上了温宿县委书记这把交椅，这把交椅却安放在一层并不坚实的地壳上。那层微薄的地壳下面流动着的灼热的岩浆随时都有可能喷礴而出。他面对的是历史留下的宿怨。他必须周旋于各种力量之间。各方面都在注视着他，希望他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表示。任何一点小小的疏忽，都会带来意料不到的难以弥补的后果。不仅需要谨慎，还需要原则。他的每一个行动，都必须围绕一个中心——尽快消除宿怨，创设安定团结的局面，促进温宿的“四化”建设。

作为一个县委书记，田希成不能回避矛盾，更不能扩大矛盾。无论是“回避”或是“扩大”，其后果都是严重的。他的每一句不合适的话，每一个不慎重的行动都将成为扩大矛盾的导火索。历史留下的一堆乱麻，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有许多人在这种历史的乱麻前，不仅没有理清，反而自己也“理”进去了。长期的政治工作经验告诉他：在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面前，不能简单地宣布谁是谁非，而要集中精力向前看，在新的历史实践中逐渐忘却过去、走向未来。为此，他不想当裁判员，更不愿当律师，他要当一名中医，用中医的调治法：“舒筋活血，消积化瘀。”工作是艰难的，但收到了效果。人们投之以信赖的目光，人们由衷地说：“老田是公正的”，“田书记有水平”。一团历史的乱麻理清了，政治上由乱到治，经济上由穷向富。从1984年以后的几年中，温宿的政治经济形势是历史上最好时期之一，这与他的人品和智慧是分不开的。

二

温宿，维吾尔语，译成汉语是十个水。这里民风古朴，山川秀丽。流传着许多古老美丽的神话传说。相传很远很远的古代，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浩淼迷蒙，一望无际。后来，东海缺水，东海龙王来此借水，这里的水顺势东流，渐渐显出一片陆地。王母娘娘看中了这千里沃土，命天兵天将下凡，开掘了十口泉眼，又命人种上3600株蟠桃树。没几年，那3600株蟠桃树竟“天天灼灼花盈树，棵棵株株果压枝”，每当王母娘娘在瑶池设“蟠桃胜会”，即命天兵天将来采摘。后来王母娘娘怕麻烦，又下令将3600棵蟠桃树搬上天。百姓又在3600个坑里种上了水蜜桃树，还种上了别的果树。这里水好土好，没几年，果实累累，人民安居

乐业，四方游客常来此歇脚。这里成了人们西去的必经之路。

这些美丽的神话寄托着人们善良而美丽的希望。

1984年9月，是田希成到温宿后的第五个月，也是党的“十二大”胜利闭幕后的两年。两年前，“十二大”一闭幕，人们欢欣鼓舞，“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是鼓舞人心的，温宿人民敲锣打鼓，喜笑颜开，把所有的劲全用在鼓槌上。两年过去了，喜庆的锣鼓声犹在耳边。“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在温宿如何实现？温宿工农业“翻番”的规划进展得怎样？他的桌子上堆满了各种材料和表格。他不满足于这些现成的文字和数据。他要形成自己的完整的认识，他要找出文字和数据所不能反映出来的东西。他深入到基层去了。他的足迹遍布全县10个乡镇，12个农林牧场，他又来到了煤矿、水泥厂……

人们不知道这个说着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的竟是自己的县委书记。望着他离去的背影，人们的眼圈红了，心头升腾起一股希望。有人对他说：“田书记，温宿水好地好人也勤，你就领着我们干吧，装熊样的不是人。”一位老人拉着他的手，说：“书记，我们大家都盼着尽快富起来，过上好日子，我们不怕干，只怕穷。”他摸着老人的手，心里沉甸甸的，但他毕竟感受到了一种力量。

他召开了各种座谈会，人们的思想统一了，步调一致了。时机成熟，趁热打铁，他主持召开了全县的三千会。重点落实温宿经济“翻番”的目标。在“十二大”胜利闭幕两年后召开这样的会，似乎为时太晚。他说，晚开比不开要强。这哪里仅仅是个会，这是一场战前的练兵，一场治水、治盐碱、治风沙大战的帷幕拉开了。他坐在主席台上，人们的目光集中到他身上，他是活力之所在、希望之所在。

轮到他讲话了。声音宏亮有节奏，象一条链条，联接着全县各族人民的心声，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使人坐不住。他说：

“有人说温宿穷，这话不对。温宿不穷，温宿是神话故事中的蟠桃园，蟠桃都能长出来，还有什么东西不可以长出来的呢？当然，现在的温宿远远不是神话中的蟠桃园哟！但理想是现实的翅膀，这正是我们的希望之所在。温宿现在是穷了点，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来栽富苗根的。”

——话中透出机警和幽默，给人以力量。

“当然，这个富树也是不好栽的，在我们的面前还有拦路虎，干旱、盐碱、风沙，这‘三害’就是拦路虎，弄不好，会把我们吃掉了的。但我们也不是那么容易被吃掉的。不是我们吃掉它，就是它吃掉我们，两者必居其一。这跟景阳岗上的武松一样，武松毕竟把老虎打死了。我们要象武松一样，成为打虎的英雄。但我们不能排斥当狗熊的可能。当了狗熊可就不光彩了，子孙后代就要讥笑我们了……”

——话中充满辩证法，给人以启迪。

“我们要办许多的事，要许多的钱，天上不会掉洋钱下来，我们要开源节流，反对‘大少爷’作风，铲除‘败家子’作风，我们要争取高效益、低消耗。慢慢腾腾不行，要只争朝夕，有水快流，把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经济问题是个社会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不很好解决，其它问题都难以解决……”

——话中包含着运筹帷幄。

一席话，把振兴温宿的战略目标、步骤、方法和盘托出，把大家心里的火苗“腾”地一下点起来了。

一个改天换地、为实现“翻番”的规划付诸实施了。

三

温宿的三大水系（库马力克河、台艺河、托什干河）水利资源丰富，但河流分布不均，一半涝，一半旱。1984年，旱区缺水，

苞谷播不下，到5月1日，才播了7000亩，而东部却水源丰富。不解决水利问题，“翻番”的目标只能是纸上谈兵。

1986年，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套班子联合组成调查团对全县的水利情况的勘查开始了。参加的人有20多个，历时10天，行程数百公里，察看了200多个水利工程，解决了许多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次调查目的有两个：一、检查全县的水利工程情况，为农业的“翻番”打下基础；二、解决台艺河地区的旱情问题。勘查从大龙口开始，20几个人分乘着越野车出发了。一路上，田希成越看心情越沉重。这几年，温宿在水利方面的投资不算少，水利工程却不配套，已经修的一些水闸、桥梁质量低劣。在一座破损的水闸面前，他拉着水利局长陈大震的手说：“老陈，这种现象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位58岁的水利工程师低下了头。

在台艺河灌区的一个闸口，召开了现场会，田希成讲了话。他声调低沉，却十分有力。风吹乱了他的头发，他迎风而立。他要求在二、三年内，彻底解决温宿的水利工程问题，做到旱区不旱，旱涝保收，各乡都要有自己的水利工程队，要落实责任，层层把关，一抓到底。有些干部提出了一些具体问题，他当即与有关部门协商，当场解决。

那次全面调查后，温宿掀起了一个治水的高潮，用水紧张的矛盾得到了缓解。

四

许多人在为水利情况的好转欢呼的时候，有两个人的心情并不轻松。一个是县委书记田希成，另一个是县水利局长陈大震。他们共同认识到一个问题：要真正解决温宿的水利问题，必须动大手术，采取治本的办法。陈大震自那次调查后，动手搞了个

“东水西调”的方案，想彻底解决温宿的水利问题。田希成看了这个方案，他除了想到方案的本身，还想到方案以外的问题。“东水西调”的工程那样浩大，干部、群众能否接受这个方案？能不能有一个比这更好的方案？一系列的问题在他的脑海中盘旋。

果然不出所料，“东水西调”的方案与干部、群众一见面，马上形成了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反对的声浪远远超过赞成的声音。县、乡两级干部中持反对意见的居多数。

路线长，工程大，费时多，耗资大。一句话，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反对者的论据。

舍不得孩子打不了狼，不下决心，不治本，永远解决不了水利问题。何况，小打小闹，积聚起来，耗资更大。一劳才能永逸——坚持者据理力争。

两军对峙，双方的眼光集中到田希成身上。

陈大震手拿方案，六进田希成的家。他希望得到县委书记的支持。此年，陈大震58岁，即将退休。他对田希成说：“这是我一生的心血，在我退休前，我要为温宿人民做最后一件好事。”忠心可鉴。田希成也动了感情，他了解这位老知识分子。陈大震图什么？图的还不是把自己的赤诚献给人民，献给这片土地。他认真地研究过这个方案，他看到了一个老知识分子的一颗忠诚之心。他带着这个方案，又一次来到现场，他又与陈大震商量、推敲。方案不乏合理之处，然而，也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如果……他没有说出，他希望陈大震能修改方案，使之更趋合理、完善。有几次，陈大震冲着他指责“当断不断”时，他只是笑笑，没有为自己申辩。他把一杯水送到陈大震跟前，说：“老陈，是不是再到群众中去走走，听听群众的声音，要让群众支持我们的方案，首先要让群众理解我们。多听听群众的声音，会有好处的。”他的话说得很平和，陈大震很感动。

一些县、乡干部也找到田希成。说：“田书记，可动不得，

工程那么大，三年也干不完，大水一来，冲个稀里哗啦，劳民伤财，百把万元不就扔到水里了。”田希成笑笑，递上烟，说：

“大家动动脑筋，提几个绝招出来，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一些看来截然对立的意见，也可能会有共同之处。沟通不是没有可能的。田希成把两种不同的意见集中起来，逐条分析研究，他竟发现了一个秘密，两种不同的意见结合起来，正好起着互相补充的作用，这就是对立统一嘛。

3月8日，县妇联在开“三八”妇女座谈会。田希成又带人到水利现场，认真察看了两天，一份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诞生了。田希成对新的方案也很满意。一星期后，又召开了第二次现场办公会议。“东水西调”的方案正式实施。

3月下旬，3000名劳力浩浩荡荡开往水利工地，苦干了三个月，完成了“东水西调”的工程。比原计划节资10万元。群众高兴地说：“县领导为温宿又办了一件实事，解决了十几年没解决的大事。”

清澈的渠水激起了欢乐的浪花，陈大震站在渠边，生出无限的感慨。风吹着他的花白的头发，他真有点感叹“人生短暂”，他希望真有那种返老还童的妙药，能让自己为这片土地再多做几件好事。

五

在一张比例尺为千分之一的地图跟前，田希成沉思着。那只拿红铅笔的手几次抬起又放下，他从桌上拿起一支烟，还没点上又放下。他不抽烟，只是在最伤脑筋的时候才会想到它。他终于在以托乎拉乡为中心的几个水稻区的周围划了一个大红圈。俨然是一场大战前的一位将军，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最坚决、最果敢的决断。

一场新的战斗开始了，其艰难的程度不亚于一场攻坚战。

前几年，温宿的水稻产量不高，县农业局、农机局的同志曾推广过一些新技术，推广不下去。在一块封闭的落后的土地上，要建设现代化的精神大厦和物质大厦，该有多难啊！新技术推广不下去，优良品种没有人要，农药被冷落在一边，科学竟被人视为弃儿。不，科学是生产力，威力无比，要让人们的思想从禁锢中解放出来。

1984年，分管农业的副县长杨锡产同志从自治区农业厅引进日本的盘育机插水稻新技术。它用种少，育秧占地少，成本低，速度快，产量高，是一种较先进的水稻增产措施。这样一种新技术，竟推广不下去。群众不干，连干部也不要。理由很充足：“祖祖辈辈人工插秧，还不是年年吃大米。”——祖传不可改。

盘子发下去，如数退回来——没钱买盘子。

种子分下去，如数交回来——还是没钱买，还多了一条理由，自己有的是种子，用不着买。

插秧机没人要——仍然是没钱。

不是没有钱，分明是不想要。

县农业局的同志碰了壁，来找田希成。

田希成没有三头六臂，也不能下强迫命令叫别人买，要有一个认识过程。田希成和县农机局的同志一起下乡，在和群众的接触中，他了解到了群众的忧虑，他作了个大胆的决定：种子倒贴，盘子倒贴，每台插秧机减2000元。不要钱的东西自然有人要，试就试。但观望的居多。县农机局的几位年轻的技术员赤着脚，在水里干着，大汗淋漓，分不清哪是水，哪是汗。站在田埂上的人跨下水田，总不能光叫县上的干部干。一行行绿茵茵的秧苗插下去了。

第一年，产量不理想。自然有“秋后算帐派”，不是说这玩艺先进吗？产量怎么不高？他倒不问问自己为什么缺了苗不补，有了草为什么不拔？